

星讀九

閣史畹

史牘史

論言論



星 閣 史 論

趙 青 黎 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論史閣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九六九

徐

(本書校對者 朱廣福 童振福 胡達聰)

星閣史論目錄

項羽本紀書法論

治不復三代論

留侯論

灌嬰論

先帝不取荊州論

蜀漢後帝論

武侯論

費禕論

漢王允唐五王合論

唐論

徐勣論

宋論上

星閣史論目錄

宋論下

于謙論

星閣史論

項羽本紀書法論

清 星閣趙青黎著

思深哉。史公之躋項羽於本紀也。而後人反用爲譏議。豈以史公之意爲伸項以絀劉哉。吾謂史公實援楚以例秦耳。蓋秦之以詐力并天下也。天下人之所不欲予也。天下人之所不欲予。卽史公之所不得而予也。然秦旣以詐力并天下也。又天下人之所不能沒也。天下人之所不能沒。卽史公之所不得而沒也。於是乎作秦本紀以存其有天下之實。復作羽本紀以著秦所以有天下之非。若曰秦始之有天下也。亦西楚之自號爲霸王而已矣。夫羽之不得與於正統也易知。而秦之不得與於正統也難知。躋羽所以閏秦也。不然。而果伸項以絀劉也。則羽本紀紀羽足矣。冠以漢之年月何爲者也。冠漢之年月於羽本紀。其非伸羽明矣。且史公誠何愛於羽而必欲進之。亦豈不知劉氏之當尊。而獨難於羽而一退之哉。第以羽可退。而秦必不可退。秦必不可退。而徒退羽。以爲尊劉氏地。吾恐溯帝系者。固且數自唐虞而三代而秦而漢。則是以恣睢無忌之秦。上同於積功累仁之業。而順天應人以誅無道者。且夷而與無道者。相爲揖讓周旋其際可乎哉。夫是以斷然躋項羽於本紀而無疑也。然則本紀之名其可假乎。當章邯圍趙時。諸

侯環救。畏秦強。莫敢先發。非羽則趙之亡可立待。趙亡則諸侯必瓦解。諸侯瓦解則秦之將吏將復爲秦守。高祖其能安驅無阻。從河北以入武關乎。夫斬蘇角。虜王離。降章邯。諸侯懼伏。入關。高祖恐謝天下全勢。固已在羽矣。比且宰割天下。分王諸侯。羽之烈豈在秦下哉。且羽本紀首書秦二世元年爲陳涉始事也。中去漢之元年凡三載餘無年月。史公作月表。世以爲補其闕耳。嗚呼。月表而曰秦楚之際。高祖紀贊而論三代之治。謂若循環。意蓋深遠矣哉。

治不復三代論

論者以封建井田之不復。歸咎於漢文帝。此亦責備賢者意也。而其實不然。是在高祖。不惟高祖。抑在留侯。想秦之始變阡陌也。必以增田之說愚民。而民果見其田之以變阡陌增也。遂趨令恐後耳。使高祖當入關時。進秦父老告以阡陌之害。歆以溝洫之利。而民方惴惴於求生之莫必。而入關者不獨奠其生也。且復從而利導之。其誰不樂從者。至文帝非其時矣。民之業於田也。長子孫矣。一旦取其田而井之。未見溝洫之利。早受失田之害。其毋乃以搖民心而召亂矣乎。民見近不見遠。我以爲古也。因之民以爲變。而駭之矣。是故國家常守成而議創制難。庸主無論矣。卽大有爲之君。慨然更始。而老成持重之臣。往往稱述宗祖。以力爭於廟堂。而其時之民。亦復恣其怨咨。則勢不得不退而自息。其不當以封建井田歸咎文帝也明甚。惜乎高祖起自亭長。未嘗學問。其言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用詩書。詩書之不用。而封建井田云乎哉。顧高祖帷幄。留侯運籌。誠講明其制以進之。度無不聽。然而留侯且沮食其謀。銷六國印。夫封建

與井田相表裏。先儒論之甚詳。而世之人。且相與善其銷印。至引石勒言證之。成敗利鈍。橫梗胸中。吾惡知夫鑄印之必敗。乃公事耶。吾固知夫銷印之必無由以復井田矣。故曰。不惟高祖。抑在留侯。獨文帝以謙恭美質。惟清淨是主。有可議制之賈生不用。出傅長沙。坐使叔孫通。以區區綿蕞。上揜三代禮樂。而秦制之不盡草也。悲夫。

留侯論

留侯功在漢室。而其學術之害。遂中於人心。而莫可救止。蓋天不能有陽無陰。地不能有剛無柔。人事即不能有成無敗。有利無鈍。聖人一斷於是。非可否。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而留侯者。必欲其成。必欲其利。曰。吾安能置吾身於敗且鈍而勿恤。身敗且鈍矣。而所執爲是爲可者。不適以自厲乎哉。於是權事勢。揣人情。擇一有成無敗。有利無鈍之地。以自處。所處既定。而智者不能以聰明亂其謀。勇者不能以強力奪其守。冥然頑然。日以其敗且鈍者。予人。而忍而予之敵。忍而予之友。至忍而予之君父。嗟乎。天下固有其學術之害。忍予君父以敗且鈍焉。如是哉。設令以之予君父。而君父不受。以之予友。而友不受。以之予敵。而敵亦併不受。則其術窮。而身與名俱裂。又烏足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心。留侯者。不予則已。若其如是以予之人。卽如其受之。不惟其敵受之也。其友受之。其君與父莫不受之。而乃以全乎其有成無敗。有利無鈍。亘今古而獨得之一人。復誰知其學術之爲大非。爲大不可。爲大有害。而莫可救。東坡謂留侯不能忍。圯上老人教之忍。夫不忍而敗。忍

則成。不忍而鈍。忍則利。是固以其忍爲得計。知博浪椎之爲荆軻聶政。不知漢室佐之非伊尹太公。而充其類。且至於無父無君。而聖人之道息。或曰。留侯忍耳。忍小忿耳。何至如子言。嗟乎。留侯之忍於其敵也。無論矣。其於淮陰友也。當其請王。而高祖怒。誠不可明言。迨夫僞遊雲夢。可因事白也。不則置宴宮中。可奮身救也。留侯若以爲如是。我將受其鈍。我將受其敗。而於是乎忍之。識者且援是以斷留侯爲漢非爲韓。嗚呼。愛人者及其屋上之烏。而顧忍於其王孫。豈得謂斯論過哉。太公高祖父也。當楚之置於鼎上。意不過爲罷兵耳。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猶且樂以終身。兵何遂不可暫罷。而教高祖以忍其父。父猶君也。則使易而以處留侯。其忍於高祖也。固不待教矣。分我杯羹。何忍出諸其口。而人且以爲不如是。則太公必烹。不知籍固婦人之仁者。甘言請和。迎太公以歸。度楚無異說。觀夫宴鴻門。而亞父示之玦。三卒不忍。寧於太公而獨忍諸。恐觸怒於匹夫之勇。轉至烹耳。留侯權之矣。不烹我。固坐收其成與利。烹而以激吾將士。則敗與鈍仍在楚。其能爲太公任不烹哉。太公之不烹幸也。徒羨其幸成。而竟忘其言之爲不忍出也者。忘乎其不忍出而其出也忍矣。亂臣賊子之接跡於天下。忍耳。故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嗟乎。決策不可不百戰百勝。居心斷不容自利自私。自利自私。惟婦人女子擇以自處。狀貌若婦人女子。史公之意微。而聖人之道孰是昌言以救之者。

灌嬰論

呂后崩。產祿擅兵。劉氏殆哉。岌岌乎。然卒賴以安者。非平勃乃灌嬰也。假令灌嬰而爲呂氏。則以禁中素

練之軍。禦諸侯烏合之衆。可一戰破之。卽不然而堅守滎陽。老諸侯之師於城下。雖百平勃。其能消呂氏之奸心。弭其變亂哉。且平勃何爲者也。不過使人劫酈商焉已耳。劫之而商之從與否。未可必也。商從矣。而呂氏之受其紿與否。又未可必也。賈壽來具以齊楚合從告產。平陽侯聞而馳語丞相太尉。太尉勃乃敢馳往北軍。僅而得入。方且以左右袒卜人心。復不敢訟言誅之也。方且授事於朱虛。而至日晡。此其瞻顧抑甚矣。是以後之論者。皆曰幸也。軍之左袒也。幸也。呂氏之無知而受其紿也。然軍不左袒。呂不受紿。劉氏其遂終殆乎。非也。其時嬰已與齊楚合。而滎陽之兵屯數十萬。滎陽關中襟喉也。逐獸者張其網矣。挺而走險。不得脫焉。絡馬首。穿牛鼻。雖有蹏觸。其能肆其毒耶。故呂嬖亦旣怒之矣。產祿非不悟也。所依違者。冀得垂憐以丐餘生。而平勃乃藉手告成功焉。彼前之請將三呂而居南北軍者。誰乎。請諸出入宮而居中用事者。誰乎。何惴惴焉。止爲免禍計也。及其後而相與陰謀。亦復以吾屬無類爲辭。此其心大概可知。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豈得謂袁絲之言過哉。史稱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欲危劉氏而自立。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以視瞻顧若平勃。果何如也。君子讀之。以爲其書蓋微而辨。

先帝不取荊州論

荊州四達之區。用武之國。論者謂先帝宜早取以圖中原。不宜展轉坐失。濱於危殆。厥後魯肅索地。呂蒙襲城。俱借爲口實。嗚呼。此特計其理或然耳。余嘗爲之推其時勢。有不可以遽取者。方帝寄居新野。其不爲操所翦亦僅矣。魏書稱表病篤。託國且云。卿便攝荊州。松之已斷爲不然之言。就令果然而表多內變。

私其幼子。出以荊州讓者。入焉而心變矣。土地之大。人民之衆。不可以一時虛言。遂入而據之。先帝固宜以辭也。設表當日號於國中。置先帝臣民之上。猶必推之三授之三。至辭之無可辭而後受之。不然。其何由而受之。且恩澤未施。衆心未附。窮而歸人。不逾時而入其宮踐其位。不愈以滋奸雄之口。而肆其悍焉。攘臂之爭哉。先帝謂表曰。久未騎射。髀裏肉生。是先帝亦心切。而姑以窺表也。表聞之不悅。則表之言攝。未可謂信也。其嬖臣蒯越蔡瑁輩。即欲因會取帝。則衆心信未附也。然則表存時。其不可以取荊州也明甚。表卒。蔡瑁爲奸。立其妹之子琮。未幾。悉以荊州降操。夫新野之兵。不過數千。即欲於立琮之日。興問罪之師。瑁不能戰。豈不能守。且瑁素通操者也。不難出一介使以達其請。而堅城之下。救兵四至。進無所乘。退無所歸。不數月而爲俘虜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韓子曰。其得水。上下於天不難。其不得水。猶獼笑之者八九。先帝之謂也。至若權之索地襲城。則又有說。蓋權之勢足以取荊州。雖授自劉表何益。苟先帝之勢足以守荊州。即借自權何害。此固存乎權與先帝一時之強弱。而非關荊州之取與不取也。夫荊州不得於劉表未死之前。而得於孫權已取之後。不失於益州未定。綿竹阻險之日。而失於漢中大捷。威震襄陽之時。時爲之也。勢爲之也。時與勢抑又有天焉。未可遽議其不取也。嗟乎。如使先帝當日大敗吳人。反荊州爲故物。豈非事所甚快。而竟不能也。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蜀漢後帝論

嗚呼。亡國之君。若蜀漢後帝。可不謂中材之主哉。惜武侯先卒耳。武侯不卒。必不失國。司馬昭顧以不思

蜀之言遂曰武侯且不可與圖存其信然耶人君之善在任相繼世之美惟法祖後帝當日終武侯無掣其肘者疾篤薦蔣琬等俱見擢用豈非生盡其才歿遵其訓者與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其時老臣受顧命之重藏太府之盟不轉盼卽背之者往往而然武侯雖聖分則臣也東西南北惟所命耳卒乃拱手以靜聽其經營此固有人君之度矣且帝卽位垂四十年未聞有大失德若吳魏主之營宮室繕園囿築臺鑿池者燕燕夜飲而醉行殺戮者田獵遊敖所過蹂躪徵發無算而疲民於奔命者故曰武侯不卒必不失國匪直不失國也吾知朝廷宮府穆然肅清渭濱之屯兵民浹洽而其主之失德又有以驅之咸陽隴西誰爲守者卽以智力論司馬懿差可耳師昭豈其敵哉然則後帝之不克終復漢業稱令主者武侯之先卒爲不幸也若卻慮所云雖欲欺三尺童子不能且以無憑之身入不可知之域而時露其留戀慨嘆之情危道也我方失國人甚疑我幸且輕我惟乘其輕心而用之則疑去而身得安故不思蜀之言亦聊以應昭也或曰令後帝求賢之切若昭烈於武侯意必有武侯其人者出卽不然而擯斥祗皓亦可無傷國本至不幸而背城借一身殉社稷尙足告無罪於列祖然此皆上智之主優爲之而非後帝所及也後帝者中材之主也若謂武侯且不可與圖存彼直以武侯爲何如人耶

武侯論

渭南之屯雜布耕戰不相驚犯此卽古者寓兵於農地水所爲師也井田法廢多由徵調不則召募而已兵不知耕民不知戰展轉運戍疲於道路嗚呼其亦坐自困也已然而誇富強稽版籍則曰吾徵吾民而

張吾三軍耳。蓋自春秋以來。唯管子內政差近古。其他如晉之州兵。魯之邱甲。無不殘民以逞者。曹操新定冀州。按籍謂可得三十萬衆。此曷恠焉。孫權隸其民以賞有功。又其甚者矣。乃後之巧行其說者。且援周官以爲證。夫周官所記。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言力作任職之民耳。豈徵調爲荷戈執殳之士耶。其曰家者。合男女計之也。男女各半。虛其一爲之主。故曰可任者幾人。幾人也。傳稱蜀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武侯兵止十二萬。猶不忍盡用也。三分更下。然應變非長之譏。實由是起。王者之行師也。不務爲其必勝。惟務爲其不可敗。大索戶口。驅之疆場。一有挫衄。何以善後。武侯惟務爲其不可敗。而陳壽譏之。適見其惑而已矣。余少時嘗奇延計。惜武侯不用。今而知武侯之不用延計宜也。無論涉險致遠。難可卒達。就令咸陽以西。垂手可得。而驍悍如延。能保無邪心乎。就令無邪心。而魏軍四集。蜀道未通。新附之衆。不無騷動。君子觀鍾鄧而嘆戰勝後之安輯爲倍難也。以彼易此。必有能辨者焉。屯於渭南。曠日相持。殊類迂濶。而業惟可大則可久。伏至險於至順。藏不測於至靜。旣以伏魏人之背。而拔其根本。復不以虛聲扇惑吳人。謹慎者之規略。蓋如此。羊陸輩小師其意。猶足以靖其封疆。况以武侯之誠信。素結民心。而又親見其師旅之藹藹。若家人父子也。簞食壺漿。有不爭迎恐後者乎。大功未奏。將星遽隕。漢之不幸也。三代井田之法。坐是不復。昔人有言。車戰廢而民不得保其生。可勝嘆哉。

蜀漢之亡亡於費禕黃皓烏足責哉皓不過小有巧慧便給善伺人主意旨非有大奸大慝若莽操并非有深根固黨若東漢十常侍之難卒除也終允之世皓位止黃門丞則皓非不可制亦明矣允卒驟擢爲中常侍其時任大將軍錄尙書事者非禕乎以陳祗代允爲侍中者非禕乎傳稱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皓固不遽預政也禕以祗爲賢越次用之皓乃得張其羽翼以肆行其志而帝之追怨允者日深是允能以嚴憚制帝欲於將萌而禕徒以材幹事主豈大臣之本計哉故來敏嘗稱之矣孫權嘗器之矣允父和嘗決之而允亦自嘆爲才之不及相遠也嗟乎此禕之所以貽蜀於亡而卒以自隕其身乎延熹十六年書曰盜殺大將軍費禕具官蓋深譏之譏其防衛不密也抑其誨盜實甚當吳人辨難蜂至何遽不能鎮之以靜折之以片言而顧爭不屈於禦人之口然猶曰國命攸關不得不爾至其先上鹿車意氣自豪是傳所譏舉趾高而心不固者也彼羽檄交馳與客對戲無倦色又其甚焉者矣鉏麀之刺盾也見其秉燭整朝衣冠而坐乃觸槐死盜亦有人心哉故大臣之立朝也必內正其身有不苟之言笑而後上格其君旁爭其寮案以下制夫宵小申屠嘉召責鄧通通叩首涕泣謝罪漢武帝倨待大將軍而汲黯不冠則不敢見蓋其素所積漸然也武侯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而其兢兢於宮中府中者尤至禕不知以謹慎持其躬因不知以嚴憚事其主其視黃皓直易與也而抑知盜之視之亦易與乎身殞而蜀以覆滅其誰貽伊戚也與或曰蜀亡距禕歿凡十年何不責黷武之維而專責禕卽維嘗並禕錄尙書事矣獨不宜於制皓乎然維錄尙書在皓預政之後皓之預政適當禕秉國之時火之燎原也必於始然撲之

水決其防。從而壅焉。必無及矣。枝附葉連。蔓草其猶難圖哉。且維非禕匹也。從魏新至。未厭人心。禕少長於蜀。左右於帝者久。與允俱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允能制皓。而禕不能。禕亦何辭之有。若夫義關討賊。非同黷武。卽小有損。譬則手足差跌之疾耳。吾未見腹心無恙而遽絕其命者也。允之嚴憚。利在腹心。而禕之輕肆。中於膏肓。患固有伏於數十年之前者。以患之旣見。而從而責蠱惑君心之黃皓。嗚呼。責黃皓愈不能爲禕也。恕矣。

漢王允唐五王合論

漢王允以窮治羣盜而敗。唐五王又以不誅武三思而敗。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威震而刑不濫也。允之敗宜也。然何以爲唐五王解乎。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言去惡則務絕其根本也。五王之敗宜也。然惡知五王之不窮詰武氏者之非。卽鑒於王允乎。鑒前車而徇其迹。與師心自用者等。醫之治疾也。疾在表者。清其肌以散之。固其本以禦之。誤投下劑。則死。若表之旣失。邪入於內矣。用參苓而不敢攻。則邪愈深入。一發而遂至於不可支。允之羣盜。疾在表者也。而窮治之。與下劑何異。五王之武三思。邪在內者也。棄而不誅。其終不可支。何恠焉。且禍每中於所恃。而患多伏於所忽。王允以大憝已除。可恃無恐。而不虞羣盜之敢於內向。其敗易知。五王以唐祚已復。君位已正。優游以導其和。而小人可不盡去。世且有舉陰陽之不相無。謂宜開以自新者。甚或執激變之說。以昌言於衆。而自來君子之敗。適足實之。則五王覆

人之盡去耶。三思之禍無論已。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性與習移。即明主猶且受其蠱惑。獨中宗也哉。是故去君側之小人。不可不盡。而敵國外患。雖緩追逸賊焉可也。

唐論

唐藩鎮得古封建遺意。而謂其亡在此。非也。亡唐者宦豎耳。宦豎始著於高力士。漸盛於楊思勗。肅宗後。禍遂有不可勝言者。一觀軍容敗九節度矣。一關中小兒。遷上皇挾太子弑張后矣。而漸且交張利口。忠義寒心。而漸且迭掌北軍。南牙拱手。猶曰假虎威也。顧乃敢行上弑。密專廢立。雖憲武之英主不免。庸庸者變起甘露。幽於少陽。習爲故常。至訟言門生天子。不又其甚焉者乎。故姚南仲上言曰。如盈珍輩不可勝數。雖羊祜杜預復生。亦不能爲治。嗟乎。終唐世二十君。而爲其所立者九。所廢者二。所弑者三。尙忍言哉。惟昭之弑。哀之立。由逆藩。然召全忠者誰。微韓全誨之逼。崔胤度不出此。大抵藩鎮非盡忠良。而未若宦豎之全不畏名義。故祿山之亂。平自朔方。如陝之禍。非藩鎮也。德宗如奉天奔梁州。固藩鎮。而破朱泚滅懷光。亦藩鎮。黃巢亂民。茂貞犯闕。而誅討奠安。奉迎車駕者。又皆藩鎮也。參而考之。得且過半。夫李晟渾瑊馬燧李克用之功烈矣。而韓滉轉餉以饋軍。王鐸墨敕以召克用。鄭畋傳檄天下。王處存率先入援。乃能奏結。他如設宴受代。有若賈耽。發兵襲靈武。有若楊志烈。雄鎮山東。破滔討悅。有若李抱真。常得李納陰事。有若劉元佐。四請除代。不欲子孫染汙俗。有若張茂昭。表請太子監國。有若韋皋。却韓宏美婦人。有若李光顏。雪夜擒元濟。有若李愬。奉代而斬悍將。有若王承元。重宰相以尊朝廷。有若柳公綽。不以式

微渝節。委輸不絕。有若趙匡凝兄弟。而田氏父子。忠順受禍。其尤可悲者矣。藩鎮亦何負於朝廷。卽跋扈如王武俊。一說而合攻滔。強悍如田季安。一說而不救。趙正已獻三十萬錢以賞將士。田悅納幣三萬匹以付度支。而各爲之漸服。亦視朝廷所處置爲何如。而誠如烏重胤所奏。則坐收藩鎮之利而有餘。且藩鎮之逆。亦宦豎釀成之也。使代宗不遣馬承倩。則李寶臣不致玩寇。使德宗不聽宋朝鳳。則李納不致合悅。且使德宗早貶白志貞等。則懷光必不反。代宗能誅魚朝恩。程元振。則雍王之副自屬。汾陽可不用僕。固懷恩不用懷恩。卽不奏留嵩等。分師以失河北。嗟乎。忠貞如汾陽。其他無論。觀夫絳州軍亂。奉命往鎮。不以王元振之私己也。收而并其黨。皆伏誅。辛雲京聞之。亦按誅其殺鄧景山者。而河東莫不奉法。寧於區區河北。有不咄嗟立辦者。則朝恩元振之沮爲大可恨也。况懷恩奏言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卽其叛又豈本心耶。然則。藩鎮之逆。實由中官。而藩鎮不失爲良法。微獨其賢者也。衆悍交立。必環顧而各自戢。劉從諫之奏。并使中官斂跡。彼朱逆之肆行凶惡。固克用新喪。莊宗始立。亦茂貞屢敗。難與爭鋒。故耳。不然。何三代有道之長。而太宗欲分封功臣。創業之主。識慮自遠。且同一德裕。而權能行於三鎮之効。順才莫制其專立之密謀。則唐不亡於藩鎮。而亡於宦豎也益信。

徐勣論

甚哉天之明且允也。有不終屈抑之才。有不可倖邀之名。而必無不敗壞能飾僞以藏身之惡。吾於唐之徐勣知之。當其侍翟讓飲以出走也。門者斫之傷頸。卒不死。及其佐命唐室。勳成名立。年已耄矣。復不死。